

金瓶梅小百科丛书

JIN PING MEI
TAN XIN LU

金瓶梅探心录

郑天刚 著



金瓶梅小百科丛书

主 编 宁宗一

副主编 弥松颐 刘国辉

金 瓶 梅 探 心 录

郑天刚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京)新登字140号

责任编辑：苗 洪

金瓶梅探心录

郑天刚 著

*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 字数 100,000 插页 2

1993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9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册

ISBN 7-5039-1091-7/G·158

定 价：3.10 元

“金瓶梅小百科”丛书总序

宁宗一

《金瓶梅》是一部人物辐凑、场景开阔、布局纷繁的巨幅写真。腕底春秋，展示出明代社会的横断面和纵剖面。它以十分罕见的巨大的艺术力量，描绘了像生活本身一样丰富、复杂和天然浑成的封建社会市井生活的图画。它那样色彩炫目，又那样明晰；那样众多的人物的面貌和灵魂，那样多方面的封建社会制度和风习，都栩栩如生地再现在我们眼前，我们每读一遍，都可以发现一些以前没有觉察到的内容和意义。

兰陵笑笑生是我国小说史上最杰出的市民小说家之一，是中国市民阶层最重要的表现者与批判者。他所创造的“金瓶梅世界”，经由对自己的独特对象——市民社会（而且是富于中国特点，富于地方特殊性的市民社会）的生动描绘，展现了一个几乎包罗市民阶层生活各个重要方面的艺术天地，显示出他对这一阶层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从而使诸如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社会的、历史的、心理的、生理的、婚姻的、民俗的、艺术的知识等等，都在“金瓶梅世界”中得到鲜明的显现。应当承认，在中国小说史上，特别是明代说部中，笑笑生提供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的丰富性和生动性方面，几乎在文坛上还找不到另一位作家与之匹敌。

在艺术形态学上被列入史诗类的小说，都是用文字来描写生活、描写人物的，而长篇小说这一被鲁迅先生称之为“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更长于表现复杂而广阔的社会生活。“金瓶梅世界”正是充分发挥了小说这一形式的性能和长处，它把生活细节和大事件都描写得十分真实、十分生动，从而再现了巨大的典型环境和众多的性格鲜明的人物。法国19世纪的小说巨擘巴尔扎克在他的系列小说《人间喜剧》总序中说得极为精彩：

法国社会将要做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的特点糅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①

正是根据巴尔扎克创作的《人间喜剧》，恩格斯才写出了众人周知的那段名言，他说：

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在1815年以后又重振旗鼓，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

① 见《文艺理论译丛》1975年第2期第6页。

逼攻之下逐渐灭亡，或者被这一暴发户所腐化；他描写了贵妇人（她们对丈夫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在婚姻上听人摆布的方式是完全适应的）怎样让位给专为金钱或衣着而不忠于丈夫的资产阶级妇女。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①

同样，联系到“金瓶梅世界”，人们虽未必能够得到多少可以考证的历史事实，但是，《金瓶梅》所展示的五光十色的社会图景和丰富多样的人物形象却有助于我们认识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具有一般历史著作和经济著作不能代替的作用，特别是更具有巴尔扎克所极力推崇的而又被许多历史学家所忘记写的民族文化的民俗史的作用。

在这里我们选择了《金瓶梅小百科》这个总题目，意在思考：我们的研究是否应对揭示出了中国风俗史一面的《金瓶梅》予以更多的考虑？是否应以《金瓶梅》所反映出的种种现象为视角，去探寻一下历史表象背后的更深一层的东西？是否可以以《金瓶梅》为坐标，把文艺与其他学科交融而成的边缘研究，作为拓宽思维空间的一个通道？因为从文化心理结构来说，在很多著名的古代小说中所积淀的民族素质、政治意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至463页。

识、伦理观念、文化品位、心理定势以及民风民俗,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金瓶梅小百科》丛书,顾名思义,就是以百科全书式的《金瓶梅》为研究对象,以多维视角,从不同方位,运用不同方法,抓取一个问题或一种现象进行开掘,探索《金瓶梅》能给予我们的多方面的社会生活知识和各式各样的艺术启示。由于这是一个尚带尝试性的设计蓝图,所以对于每一位撰写人都不设置任何框框,希望各个执笔者完全处于认识、理解、探索和写作的内在自由的状态中,充分发表自己感知的一切。因此企盼于读者的也是能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研究方针来观照我们这块刚刚营造的《金瓶梅》研究园地。

最后要告之读者的是,我们编著这套《金瓶梅小百科》丛书的参与者主要是些中青年学者,其不成熟的一面是难免的;另外由于人力不足和水平有限,丛书的缺陷和失误,更是可以预料得到的。我们期待着老一辈学者的指导和扶持以及广大读者的批评和帮助,俾使这项探索和设计得以日臻完善。

目 录

人之欲	1
色中饿鬼们(上)	7
色中饿鬼们(下)	12
西门庆的虚荣心与性追求	17
吴月娘的“角色扮演”	24
孟玉楼的“渔人心理”	32
杀害李瓶儿的另一把“刀子”	40
在潘金莲的攻击性背后	48
无心中的有心	55
梦的蛛丝马迹	62
无理中的“有理”	70
岔路口上的选择	78
特种保护色——“倒行逆施”	86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94
心理威胁面面观	102
感情战术	111
“顺佯敌意”战术	120
“有色眼镜”种种	129
感情辐射与感情移置	136
局外认同	144

人之欲

《金瓶梅》是一部什么书？古人云：“淫书也。”“秽书也。”今人呢？不少人仍会不加思索地回答：“黄书呗。”《金瓶梅》的命运为什么这么惨？无非是因为它毫无顾忌地写了人之大欲——性欲，也就是色欲。其实，以《金瓶梅》为“淫”为“秽”为“黄”，恰恰说明这些古人今人眼中只看到了“性”。他们以为《金瓶梅》就是写性欲的，这未免太小看了《金瓶梅》。要知道，书里写的人欲多着呢，何止性欲！翻开词话本《金瓶梅》，回目前赫然写着《四贪词》。哪四贪？酒色财气是也。既云“四贪”，自然是人的四种欲望了。这《金瓶梅》里，酒也有，色也有，财也有，气也有；何止有，正经不少呢！与其叫“淫书”，倒不如叫“欲书”。

或问你么老是说“欲”呀？是啊，“欲”在词典中可不是个好字眼。什么“利欲熏心”啦，“穷奢极欲”啦，“欲壑难填”啦，“人欲横流”啦，有一个好词没有？没有欲望，就不会有战争，不会有犯罪，不会有妓女，不会有西门庆、潘金莲。然而，你可曾想过，没有欲望，中国就不会有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人类也不会进入今天的文明社会。何止如此，简直就不会有人类；因为人与动物的心理差异之一，恰恰在于人的欲望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远远高于动物。欲望是破坏力，但更重要的是创造力；一个欲望的属性如何，全要看欲望的具体内容和满足方式而定。

古往今来，无欲之人恐怕从来未曾有过。回想一下我们一天的生活，每时每刻都是伴随着欲望度过的；即使在梦中也少不了它。唐朝牛僧儒写过一个小杜子春的故事。说有个叫杜子春的人被一道士请去看守丹炉，并告诉他将会遇到尊神、恶鬼、夜叉、猛兽、地狱等种种险恶，亲属亦会被人囚缚，但这些凶险均非实境，切记千万不可出声。杜子春牢记其言，以惊人的毅力忍受了各种折磨，未哼一声。后被杀，转世为哑女，嫁卢生，生一子。丈夫因其不能言，一气之下，将孩子摔死。杜子春见此状，肝肠欲裂，五内俱焚，不觉失声，“噫！”与此同时，丹炉毁坏，前功尽弃。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彻底弃除欲望是不可能的。《金瓶梅》的作者笑笑生也未必有此意。他所赞许的吴月娘，酒色财气，样样也是不少的。笑笑生的意思，不过是告诉我们对欲望的追求要适度而有道。《警世通言》卷十一《苏知县罗衫再合》的头回中有李宏的一首诗：“饮酒不醉最为高，好色不乱乃英豪。无义之财君莫取，忍气饶人祸自消。”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尽管诗的具体内涵不无糟粕。

话又说回来，要说《金瓶梅》写的人欲就是酒色财气，这还是小看了它。你看，西门庆欲拜蔡京做干爸爸，吴月娘欲生个胖小子，潘金莲欲除掉那个可恶的小官哥，春梅欲买孙雪娥好报仇，武松欲杀嫂祭兄，宋惠莲呢？欲上吊。欲望的家族大得很，酒色财气四个字怎能统统囊括？

那么，人到底有多少欲望呢？或者从客观的角度说，人有多少种需要呢？如果用最简单的方法，可以分作两大类，即生理性需要和社会性需要，如果欲详细划分，则数不胜数。目前较有影响的是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

论。马斯洛将人类基本需要划分为五个层次。这五个层次是：

一、生理的需要。即饮食、呼吸、休息、睡眠、排泄、保持体温等需要以及性的需要。

二、安全的需要。即抵抗一切外来威胁的需要。威胁可来自战争、灾难，也可以是经济方面的。

三、爱与归属的需要。即社交的需要。每个人都需要爱别人和被人爱，需要友谊，需要自己的圈子。

四、尊重的需要。即自尊和受人尊重的需要。包括对自信、魅力、荣誉、赞美、认可、权利、地位、权力等的需要。

五、自我实现的需要。即发挥潜能的需要。人们需要适宜的条件将自己的潜在能力发挥出来；画家渴望画画，诗人渴望作诗。

我们来看一看酒色财气在马斯洛理论中的归属。酒，应该算是一种生理需要，但这是一种后天养成的对人体有害的生理需要；喝酒可以成瘾，瘾即需要。色欲即性欲，当然也属生理需要。财，并不是人的基本需要；它可以满足生理的需要，也可以满足安全的需要，此外，在西门庆的时代，还可以满足尊重的需要。至于气，严格地说，这不是一种需要，而是在需要的满足受阻时，所产生的一切消极情绪的总称。

马斯洛认为，在基本需要的五个层次中，层次越低的需要越强，而层次越高的需要越弱，但也越能体现人类的特征。只有满足了低层次的需要后，高一层次的需要才会逐渐出现；然而一旦低层次的需要出现危机，个体就会又回到该低层次上。因此个体的需要重点会不断地转移。事实上，这个需要重点也就是此时此地此人的最强烈的欲望。当然，这里所说的满

足欲望，一般只是达到部分的满足，而不是很充分的。也就是说，当一个层次的需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时，高一层次的需要追求就开始了。据马斯洛统计，一个具有中等工作能力的人，其生理的需要可满足 85%，安全的需要可满足 70%，爱与归属的需要可满足 50%，尊重的需要可满足 40%，自我实现的需要可满足 10%。

除了基本需要的五个层次外，马斯洛还提出了两个层次，即：

六、求知和理解的需要。即探索自然和社会的需要。

七、美的需要。即对秩序、匀称、平衡、完整等形式美和人的美好行为及理想的追求的需要。

从人类需要的一般形态和发展次序看，马斯洛的理论有很多可取之处。但我们千万不要把各层次的内容范围看得太狭隘了，也不要把这个层次结构看得过于机械；否则我们就无法运用它来解决问题。

就说自我实现的需要吧，难道《金瓶梅》里那些低级下流的人物还有这种需要吗？我们来看看应伯爵吧。要说《金瓶梅》里最不要脸的，就得数这个应花子了。在十兄弟中，他的帮闲功绩首屈一指，以至西门庆一天也少不了他。但这不仅仅是靠脸皮厚，应花子也确实帮闲有术，拍马有方。他能吃能喝，会哭会笑，唱得曲，讲得笑话，踢得好气毬，双陆棋子，无般不会。更重要的是，他善于察言观色，揣摩主子心理，看风使舵，见景生情，无论拍马屁，说笑话，都能应景切题，一箭就上垛。应伯爵的潜在能力，确实在帮闲拍马中充分发挥出来了；他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的百分数，肯定要比常时节之流高得多。从

西门庆这一方来看，他的“尊重的需要”，也就在欣赏应伯爵的拍马奉承中得到了满足。在我们看来，这种满足需要的方式真是令人作呕；然而不正是这种满足方式，才使西门庆成为西门庆，应伯爵成为应伯爵的吗？

在马斯洛的层次结构中，每一较高层次需要的满足，都以低一层次需要的满足为基本前提。但在特殊的情况下，人们也会为了高层次的需要，而毫不顾惜地牺牲低层次的需要；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那些战死沙场的勇士、英勇就义的烈士、焚身殉道的信徒、饥寒交迫的艺术家……在《金瓶梅》中有五个女子——李瓶儿、宋惠莲、西门大姐、王三官娘子、孙雪娥——上过吊。自经的原因自然各有不同，但至少有一条原因是每个人都有的，那就是她们受尊重的需要被残酷地剥夺了。

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中，各需要层次之间并不是壁垒森严、互不相关的。人的心理过程极为复杂，一个行为可能是由多种需要共同促成的；在探索人的心理奥秘时，这一点至关重要。来旺媳妇初到西门庆家时，“同众家人媳妇上灶，还没甚么妆饰，犹不作在意里。后过了一个月有余，看了玉楼、金莲众人打扮，他把髻髻垫的高高的，梳的虚笼笼的头发，把水鬓描的长长的，在上边递茶递水，被西门庆睨在眼里。”从表面看，来旺媳妇留心打扮是出于美的需要；但她是摹仿玉楼、金莲等主子的打扮，故意与其他奴才不同，显然是被虚荣心所驱使，即为了满足“尊重的需要”。然而她的最终目的却是借此勾引西门庆。勾引西门庆固然可以满足性欲这一生理需要；但更重要的是可以攀高枝，弄好了就由奴变主，做上西门庆的第七个小老婆。这样一来，不仅尊重的需要（虚荣心）

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经济生活也会来一个不小的飞跃呢。事实上，来旺老婆的梦想后来果然得到了部分的实现。

由此可见，需要的各个层次不是互相孤立的，而往往是相互融合，彼此渗透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生活中这样的事多得很。就说钓鱼吧，垂钓者难道仅仅是为了吃鱼吗？恐怕也有受尊重的需要，也有自我实现的需要，除此之外，还可以借此交些渔友，满足爱与归属的需要。记得有个著名的相声，说一个爱吹牛的钓鱼生手，因为没有钓到鱼，怕丢面子，就跑到市场上买了几斤鱼来充数。故事固然有点夸张，但却清楚地显示了不同层次的需要是怎样地共同左右着一个人的行为的。而恰恰是通过一个人的需要结构和满足需要的方式，我们认识了他的性格。

需要即欲望。要知一人之心，必先知一人之欲望。你想了解西门庆吗？你想了解金、瓶、梅三淫妇吗？你想了解《金瓶梅》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的心理吗？那么，你最好窥探一下他们有什么欲望，他们的欲望的构成方式，以及他们是怎样满足这些欲望的。这样，你才能真正读懂《金瓶梅》。

色中饿鬼们(上)

虽说《金瓶梅》写了种种人间欲望，但不可否认，作者分外留心的是色欲。第一回开头的“词曰”和一大段议论，都是有关情色的。在这段话的最后，作者说：

说话的，如今只爱说这情色二字做甚？故士矜才则德薄，女衒色则情放。若乃持盈慎满，则为端士淑女，岂有杀身之祸？今古皆然，贵贱一般。如今这一本书，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一个好色的妇女，因与了破落户相通，日日追欢，朝朝迷恋，后不免尸横刀下，命染黄泉，永不得着绮穿罗，再不能施朱傅粉。静而思之，着甚来由！况这妇人，他死有甚事！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尸之躯，爱他的丢了泼天哄产业，惊了东平府，大闹了清河县，端的不知谁家妇女？谁的妻小？后日乞何人占用？死于何人之手？

可见，不管这本书的内容如何丰富，反映的生活面如何广，但作为故事的间架的却是一个“风情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风情故事”中，作者精心刻画了整整一批性饥饿者。人人色胆包天，个个淫心炽盛。男主角西门庆和金、瓶、梅三个女主角更是淫绩卓著。其性能力之强、性欲之大、性追求之无度，实在令人瞠目结舌，叹为观止。据张竹坡统计，西门庆淫过的妇女多达十九人（不包括正妻吴月娘）。潘金莲日日把拦汉子，仍不满足，间或还要拿琴童和陈

经济来解渴。李瓶儿好风月，自有内府里传出来的专门教科书做指导。庞春梅呢？淫欲过度得了骨蒸痲，却依旧贪淫不已，最后竟死在姘夫的怀中。然而，自《金瓶梅》诞生以来，人们说它“淫”，说它“秽”，说它“黄”，却没有人问过，这些色鬼淫妇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性要求。

在“人之欲”中，我们提到过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结构中，性的需要归属于最低层次的生理需要，与饮食、睡眠、排泄等需要同属一类；但很显然，性的需要与饮食等生理需要有很大的差别。首先，饮食等需要是伴随人的一生的，且日日不可缺少；而性的需要对一个人的生命却没有如此重要的价值，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没有性生活，也不会死人的。这是因为，饮食等需要是为了维持个体的生命活动，所谓“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而性的需要却是为了维持种族的延续。在生理需要这一层次中，饮食等需要是第一位的，性需要是第二位的。前者的满足是后者满足的前提，即所谓“饱暖思淫欲”。《金瓶梅》中的几个主角都是不愁吃不愁穿的，不然也未必有工夫和精力干那些风流事。其次，饮食等需要的满足可以由个体自行解决，渴则饮，饥则食；而正常的性需要的满足却必须倚赖另一异性之人。性需要的这一特征，决定了性需要的满足总是和其他较高层次的需要的满足结合在一起，特别是爱与归属的需要和美的需要。人的性活动也因此有别于普通动物的性活动，而变得异常复杂。

然而，不要因为性需要与维持个体的生命活动无关，就以为它是很容易抑制的了。“三十三天，离恨天最高；四百四病，相思病最苦。”由于性需要的满足以异性的配合为前提，由于

性需要与其他需要层次的结合，更由于社会道德和习俗的限制，性的需要很难得到充分的满足；这就出现了性压抑。《金瓶梅》中的三个女主角，都程度不同地经受了性压抑。

潘金莲本是潘裁缝之女，因家境贫寒，自小卖与王招宣府。十五六岁又卖与张大户，十八岁时被主人收用，——这是潘金莲第一次与男人发生性关系。张大户自收用潘金莲后，就添了四五件病症：“第一腰便添疼，第二眼便添泪，第三耳便添聩，第四鼻便添涕，第五尿便添滴。”张大户的性功能之低下，已是不言而喻了。其后因主家婆不容，又被送与卖炊饼的武大为妻。这武大“为人懦弱，模样猥衰”，诨名“叫做‘三寸丁谷树皮’。俗语言其身上粗躁、头脸窄狭故也”。被人笑道：“这一块好羊肉，如何落在狗口里！”且不论武大的性能力如何，单就这副尊容，也就够惹潘金莲讨厌的了。怪不得她抱怨大户：“普天世界断生了男子，何故将奴嫁与这样个货？”前面说过，人的性需要的满足往往是与其他需要的满足结合在一起的，潘金莲嫁与武大，不论美的需要、自尊的需要，还是爱与归属的需要，都不能得到半点儿满足，这无疑大大削弱了她的性需要的满足。

李瓶儿本为梁中书之妾，“梁中书乃东京蔡太师女婿。夫人性甚嫉妒，婢妾打死者多埋在后花园中。”显然，李瓶儿的性需要是很难满足的。后逃出，嫁与花太监之侄花子虚。但实际上被花太监长期占有，花子虚等闲不得与她沾身；而太监是没有性能力的。后花太监虽死，但花子虚整日流连妓馆，眠花卧柳，李瓶儿实际上半同守寡。

庞春梅先为月娘之婢，潘金莲来后，转而伏侍潘金莲。后